

關於「紅樓夢原理」及其他

張欣伯

引言

杜世傑先生於民國六十年和六十一年之間，先後出版兩本關於紅學研究的書，前一本題名「紅樓夢悲金悼玉實考」，後一本題名「紅樓夢原理」，不過，後者乃前者的修訂本，所以實際上兩書只是一書。初見這兩本書的書名，很為詫異，「紅樓夢實考」何必「悲金悼玉」？「紅樓夢」一書，又有什麼「原理」可言？讀完兩書之後，這才知道杜先生沿襲舊紅學派的研究方法，走王夢阮、蔡元培他們的老路子，故杜先生認為紅樓夢的主旨在於「痛恨金人，哀悼亡明」；杜先生遂認為紅樓夢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吳梅村所創始」云云。由於彼此的路線不同，觀點不同

，無怪乎見到杜先生的書名便覺得不太習慣了。

舊紅學派對於「真事隱」的研究，曾有多種不同的看法，但自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肯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肯定「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傳」以後，舊紅學派便為大眾所揚棄，而新紅學派則受到大眾的認可。民國十六年，脂評本發現，胡適的論點獲得進一步的證實，至此，舊紅學派已完全不能立足，僅為文壇留下一段佳話了。時至今日，「作者曹雪芹」的證據，更見完備，而在「真事隱」方面，個人自紅樓夢的鑑賞中，亦已發現作者所謂「將真事隱去」，是以特殊的寫作方法，將真事隱藏在書中的。這一發現，可知舊紅學派的各種看法，皆屬虛妄之談，甚至新派的學者們，也同樣的未能窺其堂

奧。不過，那些「眞事」皆作者自身或自家的事，却使胡適的論點更爲穩固，至於牢不可拔的地步。故在我們看來，紅樓夢的研究不但已成定案，且研究的工作亦已接近尾聲。此時杜先生忽又開了倒車，重走舊紅學派的道路，這比他的書名更使我們大爲詫異，因寫此文，想勸勸杜先生，似可享受新派的研究成果，而不必再蹈蔡元培他們的覆轍了。

關於「紅樓夢原理」

以前胡適批評舊紅學派「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又說：「每舉一人，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後引紅樓夢的情節來配合。」杜著的情形，正是如此。在下面，我們試就杜先生所論及的人物中，提出幾個來談談。

杜先生以「崇禎殉國」比擬「秦可卿之死」，亦即以秦可卿況崇禎皇帝，便是一種「附會」。這兩個人都皆「上吊自殺」的，但他們的身份不同，性別不同，自殺的原因不同，有了這許多的不同，便不能產生「影射」的效果。杜先生又以爲，「寶玉在可卿房

中睡風流覺，就是影射董鄂妃與福臨私通之事。」這樣說來，秦可卿於影射崇禎皇帝之外，又兼況董妃了。秦可卿不過一人耳，如此一忽兒「男」，一忽兒「女」；一忽兒「皇帝」，一忽兒「妃子」；分身有術，變性有法，未免神奇了一點。又杜先生另以黛玉況董妃，並謂「寶玉誅晴雯」事，亦況董妃，如此則秦可卿、林黛玉、晴雯她們三個，皆況董妃，更是神奇中的神奇了。以前舊紅學派，僅一人影射一人，一事影射一事，胡適便已評爲「牽強附會」，今杜先生以一個小說人物，兼況數個歷史人物；一個歷史人物的影子，可投射在數個小說人物的身上；我們姑不談「牽強附會」，作者不可能採用這種並無影射效果的影射方法，而讀者大眾也很難接受這種混亂的見解。

又如賈寶玉，杜先生說：「寶玉所況者，爲滿清之帝系，上自太宗，下至高宗，凡帝王太子事，多寫在寶玉身上。」杜先生又在解釋「寶玉」二字爲「金寶玉璽」的時候，認爲寶玉亦況雍正。自太宗到雍正，共歷六朝，寶玉只一人之身，竟兼作六朝之主，此非「影射」，而是「掃射」。我們再假定說，果如杜

君所言，寶玉兼況六朝皇帝，則薛寶釵便成爲「六朝皇后」；林黛玉便成爲「六朝皇帝的情人」；而賈寶玉和襲人的「初試雲雨」，其「初」字便成爲「六」字了；此皆不近情理，永遠辦不通的事。紅樓夢第三回，賈寶玉初露面的時候，作者以兩首西江月詞批之，其中有「貧窮難耐淒涼」、「淒涼不通庶務」二語，所云「貧窮淒涼」，是因作者在初稿中曾以寶玉落魄爲結局，這個結局雖已刪去，但這兩句話却保留了下來。上述六朝皇帝，無一「貧窮淒涼」，更談不上個個「貧窮淒涼」，可見寶玉並不影射「滿清之帝系」。我曾舉出，賈寶玉的住處爲「怡紅院」；曹雪芹的住處爲「悼紅軒」；如將「怡紅」和「悼紅」對照來看，可看出其「前一後一盛一衰的關係，從而可知賈寶玉即曹雪芹。這一點，可供杜先生參考。

再如薛寶釵，杜先生認爲：「正面況世祖之皇后，反面況洪承疇，具備陰陽二性。」前述寶玉況「滿清之帝系」，則薛寶釵應爲「滿清之帝后」才是，這裏僅謂「況世祖之皇后」，遺漏了五個皇后的頭銜。薛寶釵的「正面」是「皇后」，「反面」是「洪承疇」，此與秦可卿的情形同，一忽兒「男」，一忽兒「

女」；並且，杜先生稱爲「具備陰陽二性」云云。讓我們說句笑話，她（他）們身兼「陰陽二性」，豈不是「陰陽人」了麼？紅樓夢六十三回，寶玉過生日時，妙玉命人送了一張拜帖來，上書「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其中「檻外人」三字，寶玉不解，作者乃借那岫煙之口說：「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理數！」據此，我們相信曹雪芹不至於將他的人物寫得如此「男女不分」，寫得如此「不成理數」的。

他如王夫人，杜先生說：「王夫人是一個普通名詞，應解爲國王的夫人，並無專屬性。其子寶玉況清朝之帝王，王夫人是假方之母；其義女寶琴況朱明之二王，王夫人又成了真方之母；故王夫人本身具備了真假兩面相。」個人亦以「真假」論紅樓夢，但我的看法與杜先生稍有不同。所謂「真假兩面」，係由一人扮演「真」的角色，另由一人擔任「假」的角色，然後，作者將真假兩個人物連繫起來，使之「合一」。王夫人只是一人，並不能兼作真假兩個人物，且杜

先生所說王夫人「真」的一面，爲「明二王之母」，乃是「明代的漢人」；而「假」的一面，爲「清帝王之母」，乃是「清代的滿人」；明清分屬兩個朝代，滿漢則爲兩種血統，其中矛盾太大，作者無意亦不可能寫出真假之間的連繫來，也就無法「合一」。不能「合一」的「真假」，是談不上「真假」的。下文中，我們有一「真假兩面」的實例要提出來，這裏不多贅述。

舊紅學派除去人物和情節的附會外，他們對於紅樓夢中的某些字，尤其人名，使用製謎的方法——如諸韻格、拆字格、會意格等——作特別的解釋，以加強他們的觀點。由於這一方法的應用，所以被譏爲「猜謎派」。杜著在這方面，較以往王、蔡諸氏「附會的法子」（胡適語）更多，計有「代字」、「諸韻」、「拆字」、「解剖歸併」、「對偶求證」、「名實相符」、「巧接」等等。本文篇幅有限，不能一一盡述，我們選擇其中最重要的「代字」、「諸韻」兩種，略爲談談。

先談「代字」。杜先生說：「紅學以假語演說滿漢史事，爲了隱藏真事，乃用許多代名詞，代表漢方

或滿方。」於是，杜先生認爲「賈」、「金」、「趙」、「柳」等字，皆指金人，亦即滿清；「甄」、「周」、「秦」、「夏」等字，皆指漢人，亦即朱明。作者有無此意，這裏姑且不談，我們試舉杜著中最具體也最重要的一例來談，即可看出其中牽強附會之處。紅樓夢第五回，有紅樓夢曲十二支，曲文之前，有一引子，其末句是：「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杜先生將句中「悲金悼玉」四字抽了出來，加以解釋說：

「所謂『悲』，是痛恨的意思（甲戌本作懷字，即懷恨）。金是金人、金國，也即是痛恨金虜。悼是哀悼。玉是頑石，也即是土石，說得明白一點，即是『故土』。朱明屬火，火生土，土與金皆屬五行，土既爲火所生，故以土石爲明。」

杜先生將「悲金悼玉」解爲「痛恨金人，哀悼亡明」之後，並且認爲，這就是「紅樓夢的主旨」。其中「金」、「玉」二字，即杜君所謂的「代字」。「金」字我們不談，且看「玉」字。杜先生初將「玉」字解爲「頑石」，但一變而爲「土石」；二變而爲「故土」；三變而爲「火生土」；四變而爲「明」。這

四次的變化，便是四次的牽強附會，而四次牽強附會的結果，竟使「玉」字變成「明」字，曲折離奇，令人難以置信。再如「悲」字，本無「悲恨」之意；甲成本「懷金悼玉」的「懷」字，亦無「懷恨」之意；只因杜先生有意將「悲金悼玉」解為「痛恨金人，哀悼亡明」，不但曲解了「金玉」，且使「悲慘」二字亦失去了本意，皆成為「代字」了。「金玉」象徵「富貴」；「悲金悼玉」也者，不過是「感傷富貴成空」而已；杜先生如將紅樓夢曲的引子，全文細看一遍，便能了解到這一點。

再讀「諧韻」。杜先生說：「紅學自始至終，皆是諧韻格，只有少數兼採拆字格，或會意格。」又說：「紅學上的名詞，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採諧韻格。」可見諧韻格之採用，在杜著中所佔的比重極大。我們且看杜先生怎樣利用諧韻讀法來解釋紅樓夢中某些人名或詞語的：

賈寶玉為「假包欲」；林黛玉為「林帶欲」；薛寶釵為「薛包才」；史湘雲為「史上云」；王熙鳳為「王戲鳳」；司棋為「使氣」；曹雪芹為「抄寫勤」；賈芸是「賈府的耕耘」；葫蘆廟是「胡虜的朝廷」

；吃鹿肉是「吃虜肉」；馮紫英是「逢到子孫英雄」；湘雲寶玉生吃鹿肉是「湘雲抱欲生吃虜肉」；賈璉黛玉下揚州是「賈璉帶欲下揚州」。

以上所舉，僅百之一二，限於篇幅，我們未便多列。以前胡適批評舊紅學派「並不會做紅樓夢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我倒覺得杜先生說了不少笑話，讀之趣味盎然。

對於諧韻字，我有三點看法：第一，曹雪芹以諧韻格命名的人物，僅賈雨村、甄士隱二人，有些人名雖然也取諧韻之義，但為數甚微。杜先生將「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名詞」，皆以諧韻讀之，未免濫用了此法。第二，取諧韻讀法的人名，如「卜世仁」、「王仁」等，均在後四十回，似乎續補此書的人，對於諧韻格的採用與杜先生有同樣的興趣。第三，中文每字一音，故諧韻字特多，如以諧韻法解釋紅樓夢，則張三可將此書說成「排滿思漢」，李四可將此書說成「扶清滅洋」，無法確定其真正含意。曹雪芹明白告訴讀者，「賈雨村」乃「假語村言」，「甄士隱」乃「真事隱去」，即在避免讀者誤會。我們以為，諧韻讀法是靠不住的，亦非曹雪芹的。

而最好的證明則是曹雪芹對於某些人名的解釋，與杜先生大異其趣，譬如「寶玉」，作者明白告訴我們，來自岑嘉州句：「此鄉多寶玉」。「黛玉」一名，出自古今人物通考：「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寶釵」之名，取自李商隱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湘雲」則是「湘江水逝楚雲飛」之意。杜君所謂「假包欲」、「林帶欲」、「薛包才」、「史上云」云云，不但不是作者本意，反而湮沒了作者本意。

「紅樓夢原理」厚達四百餘頁，文長三十萬言，很遺憾的，我們不能詳談，好在紅樓夢的主要問題，乃是「作者」和「真事隱」兩大問題，下文均將論及。胡適評論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說：「我總覺得蔡先生這麼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因為我總覺得他這部書到底還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對於杜先生，對於「紅樓夢原理」，我們同樣有此感覺。

——下期續完

中外文學

二卷十一期
要目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朱 炎 談文藝與體育

曾永義 我國戲劇的形式和類別

姚一葦 西洋戲劇研究的兩條綫索

傅述先 談馬克吐溫：哈克和湯姆

張良澤 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和祖國經驗

張 健 小品四題

廖偉竣 紅樓舊事

梁德煌 在菓園裏

林文月 源氏物語：嫺木

每期20元，一年（十二期）一九〇元

社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

郵撥一七九六五號顏元叔帳戶